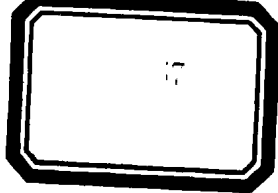


鸡血石

Colorful Stone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唯 美 女 人

鸡血石

梁解茹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美女人/梁解茹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1
ISBN 7-80115-493-2/I.57

I. 唯… II. 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045 号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石化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3.25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15-493-2/I.57

定 价: 64.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我和梁解茹相识是在鲁迅文学院，相知则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

我认识她时，她已是江南文坛小有名气的才女：1986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发表了处女作《樱桃熟了》，并入选《小说选刊》。

梁解茹是十分勤奋且有灵气的作家，这些年来，孜孜不倦探索她蹬理想，不为当代社会金钱、权势、浮躁、浅薄所影响，也不为文坛各种各样流派所影响，写出让生命如此辉煌，让心灵如此震撼的小说，成为中国文坛“唯美女人”流派的代表人物。

当代世界出版社最近推出她的“唯美女人”书系（《太阳雨》、《逝风》、《黑色的遮蔽》、《鸡血石》），散发着浓郁的女人芬芳，深深吸引了我，在温暖的灯下，看完梁解茹小说的最后一篇，最后一句话，很久没有从小说营造的氛围、刻画的人物中出来。

真美！真的很唯美！在唯美中，那种作为一个成熟女性对于爱情、情爱、婚姻的理性认识，更让我惊叹不已。



二

就像南方远离城市污染的山和水,梁解茹小说无论语言还是故事都是很美的,细腻、空灵、洁净、丰富;语言美表现在比喻贴切、形象;感觉敏锐、到位;象征意味强烈,具有丰富的哲理。她用她独有的语言,为我们营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如诗如画的男人和女人;也正因为其“唯美女人”韵味十足,使小说更深厚、凝重,具有更丰富的阅读性和在阅读过程中享受的充分的审美。

我在这儿随意摘录几行文字:

路灯悬在一根灰色电线杆的横梁上,灯泡上尽是一些小虫模糊的尸体,又有蛛丝和灰尘裹着,更显得昏暗,仿佛老妪的独眼,因为白内障、青光眼什么的,徒然地眨巴着眼,却看不真切什么了……(《逝风》)

2

他感觉自己真的像一只羽毛渐丰的公鸡,扎煞着翅膀,抖着漂亮的翎毛,虎视眈眈瞄着那些漂亮姑娘的屁股和胸部,恨不得扑上去,啄住头颈,压在自己的翅膀底下……(《秋水》)

那葡萄架上结着一些如黄豆般大小的青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悬吊着,使人想起母鸡肚子里那些还未成熟的蛋,嫩黄嫩黄,令人怜悯地被扼杀成那么大小了……(《暮色苍茫》)

她想起那时候,文字像跳芭蕾的那一双双神奇美丽魅力无限,脚,啪啪嗒嗒,变魔术似的,从他手指底下流出来……(《破碎的玻璃》)

人总是更能给别人指点迷津而不是给自己。人其实是很傻的,他不知道好日子就在眼前,就在那逝去的分分秒秒里,却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把幸福看成是明天才会有事,基督徒们则度



信幸福在天堂。其实,看似(或事实上也是)平淡、乏味的生活里过出一种幸福安宁,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不会亏待那些热烈地拥抱它、忠实地填充它、兴致勃勃地享用它的人的……(《暮色苍茫》)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黑色的遮蔽》)

等等。可贵的是,像这样的语言营构,满篇皆是,俯首即拾。在这样一个浮躁的、什么都求速成的物欲横流的年代,潜心于唯美语言的营建,委实是一件不易的事。

梁解茹的作品十分精致,十分好读。读她的书能教人产生愉悦,产生快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所营造的那么美、那么诗意的情境中,生活着的一系列唯美的女人。《逝风》里的可秀,《黑色的遮蔽》里的师娘,《月色依稀》里的“我外婆”,《破碎的玻璃》里的文清,《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如茵,《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飞飞和幺女,《梦涡》里面的沈幽兰,等等,她们虽说生活年代、环境、本身所受教育程度都不一样,但她们均天性高雅,不但追求外表的美,一举手一投足之美,也追求爱情和性爱之美;她们如风般轻盈,如牛筋一般柔韧和结实。无论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在具有丰富物质的现在,她们对生活之美、爱情和性爱之美的向往和追求,始终如一,从不停歇。

另一类,如《山背男人和女人》里的李云花、杜月妹,《秋水》



里的翠姑娘，她们虽长得不美，甚至有残疾，如李云花是个驼背哑女，翠姑娘是个跛脚，但她们和第一类女人一样，甚至有更加的心灵之美。

这些女人，她们是家，是男人的归宿，具有最丰富的母性；她们的目光淡然地看过来，也能使男人成长，“……就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清灵娟秀、婀娜多姿，遇刚则弯，遇柔更柔。遇山环山而行，滋软它；遇水和水浑然一体，充盈它。沿途一切具有生命力的东西都灿烂蓬勃。这样的女人嫁给皇帝，就会使皇帝统治的王国富庶和平；嫁给乞丐，也会使乞丐成为乞丐国里的国王。这样的女人嫁一百个丈夫，就会创造一百种生活，挖掘一百个男人，把这一百例本性各异的男人的品质、潜能发挥到极致。”（《黑色的遮蔽》）。

当然还有几类形象的女人，如《鸡血石》里的肖月，《破碎的玻璃》里的王远帆，《探索骨盆意义的故事》里的春玉等，都是些有血有肉的女性，在此不一一赘述。至于众多的男人形象，限于篇幅和留点悬念的考虑，留待读者去发现和认知，去喜欢和讨厌，去叹息和感慨。

是为序。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北京

目 录

梦涡 // (2)

鸡血石 // (76)

破碎的玻璃 // (154)

梦 洞

柳镇东南出口，离渭溪半公里，离公路半华里处，有一片菜地，正休闲着；紧靠菜地，有口半亩地面积的小水塘，常有一群毛色芜杂的鸭子在水塘吃食，把头扎进水里，露个屁股和有蹼的脚在水面扑腾，所以水面除一些浮萍外，还遗落一些鸭子身上的绒毛，白白黑黑花花绿绿的；水塘周围无规律地种着一些杨树，看样子杨树也不是在一个年头里种的，因为为大有小有高有低有粗有细。这样，菜地便不成其为菜地了，原先很明显的畦也被踩乱了，只长些杂草，草间夹杂些黄的、白的和紫的小花，都极不起眼——这种景致在柳镇实在是寻常景致，随处可见的——但这里既然有水有树有吃有喝的，放牛放羊娃就喜欢把牛羊赶到这儿来。牛羊饿了可吃草，渴了可饮水，人可在树底下乘凉，那棵最粗壮的笔直向上的树梢还有个鸟巢（这可望不可酱的鸟巢增添了它本身的魅力，使这寻常景致也变得诗意起来），树干可以拴牛羊绳。因是春天，杨树叶刚长出不久，那种毛绒绒的嫩黄颜色，就忍不住让人联想到初始的生命，让人不免心生怜惜。



那天，这块空着的菜地却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作用和功能——被用来停放尸体。柳镇习俗，人可以竖着进村进家门，横着是不可以进去的。他死在外面，不管他多有钱活着时多威风多得人心规矩还是不能破的。男人们的动作很快，尸体刚一运到，还没从面包车上卸下来，就从车上跳下四五个男人，也就半支烟功夫，他们就给“他”筑好了一个临时的巢——一领半旧的用来晒谷的地垫，三面靠地，中间用几根粗糙的木棍撑着，怕不牢靠，外沿压上一块块大小颜色不等的石头砖块。然后把“他”小心翼翼从车上抬下来——这赫赫有名的、平时惯于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此时只作为一件经过整理、缝合的包裹似的、无声无息地横在一张白色担架上。他们把他从担架上连床单一块挪到一块旧木板上；为了让木板平整，他们就在木板底下垫了几块红砖头。然后，在尸首的头和脚处点上红蜡烛。地垫到底透风，烛火晃晃悠悠，似灭不灭，和风抗争着，烛油很快点点滴滴流下来，花朵似地开放在下面油黑的泥土里……

他们做这些时，周围还没有其他人。只有一头水牛，它的主人不知上哪儿去了，正尽着牛绳的长度，啃吃周围的青草。其实青草已被啃得只剩了一些根了，牛还在不停地啃着，反刍着。还有水塘里的那些常客。它们悠哉游哉，对突然的变故一点反映都没有。

做完这一切，这几人就聚在一起，有一个掏出一包烟，每人派了一支，就都吸起来。他们五个有四个是柳镇人，有一个是柳镇旁边小村上的。他们都是死



者下属，其中有副经理楼金，主任柳路生，最年轻的那个是死者妻弟，小舅子，叫柳贵宝。可是他没有出息，从出事到现在一直抖个不停，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刚才吸烟，还把烟拿反了，点烟屁股好几次没点着……也难怪，那是他姐夫，他又年轻……他们闷头吸烟，心情都非常郁闷和沉重。接下去他们面临一件最棘手的事——由谁、如何去报丧？指望柳贵宝是没戏的。上午出事时，本来想打电话告知他家属，但人当场就没了气，又那么难看，就决定不说。找一个专给死者整容的美容师整完容，就拉了回来。此时人也拉回来了，放也放好了，该去说了……

唉！有一个深叹了口气，看看天，看看地，看看粗陋简易的小篾棚，小篾棚上洒满光斑，然后往镇子里看，大家不约而同往那看，死者的家，近在咫尺——一幢白色的、玲珑而别致的四层建筑和一幢高敞、壮观、茶色钢化玻璃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三层建筑。在柳镇一片灰瓦灰墙中，这两幢楼显得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

当下决定留下两个守灵，楼金、柳路生和贵宝去说。这三个沿街走去，脸上表情跟死者差不多，都是僵硬的。刚拐进镇子，就碰到了人。

“不是在城里造楼吗，不年不节的，回来做啥？”

碰到的恰巧是柳贵宝的父亲。这父亲平时对儿子很严厉的。贵宝一听父亲问话，绷着的神经嘣嘣断掉两根。他说：

“他死了，他摔死了！楼也塌了，还造什么楼？”

话说得冲，要在往常，做父亲的老早就黑下脸来



了；可今天父亲却仿佛没听见，父亲的注意力全在这两条爆炸性消息上，尤其是前一条。

“谁死了？胡咒！昨晌午他还拿一条大中华孝敬我！我俩喝完一坛米酒还不够！”

“是真的！就在水塘边停尸着。我们正要去家里——找姐姐和亲家说。都害怕说，您跟着我们去，您说吧！”

“对对对，那是您女儿和亲家，还是由您来说吧。”旁边人附和，他们巴不得能撂挑子。

老人当过村支书，有些威望。见儿子和那几个不像开玩笑（再说谁拿死当玩笑说！），脸马上凝重起来，寿眉颤动着聚拢，脸上的皱纹也仿佛簇在了一堆。旁边人就告诉他事情原委。老人一声不吭，心里直怪怨自己当初反对不力，害女儿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当初就有个算命瞎子凭生辰八字就说出女婿脸上主凶，不得善终的。近年来他钱越挣越多，事越做越大，人越发牛气，加之对他也不错——他竟把那次算命渐渐遗忘，至少是给忽略了；偶尔想起，也把那当作瞎子的胡说八道罢了。没料想是真的！真的！

心里叹息，脸上却不表露，直拿路面出气，七十好几的人了，竟走出蹬蹬的响声，还踢飞了好几粒小石子。老人一路领先，那几个一路走，一路说，到最后，人就越来越多，由三个变成十多个，都到那家去了。而整个柳镇差不多在半小时内，就沸反盈天了，大家纷纷传递消息，有的往那家跑，更多的去看死者——那块空地一会儿便人满为患。先来的不走，后来的也不走，人就越来越多，还有人从镇子里、从周围



的小村子里陆续赶来。大家脸上表情复杂，有的惊慌失措，有的茫然担忧，有的伤心绝望。那楼都快建成封顶了，却莫名其妙塌了半截！他站在塌了的楼上看，却莫名其妙从上面摔下来！有鬼了！出了鬼了！

多刚强的人，遇到大事，都不见得临危不惧。想想，楼塌了，责任、赔偿、官司，还不如这样一了百了呢。多轻松！

有一个女人壮了胆去撩死者脸上蒙着的白布，撩完看完就跌坐在地，然后哭起来，是那种柳镇典型的哭，突然爆发的带点野性的边哭边述说边插些天啊地啊的哭（所以汉语里就有呼天抢地的词语），仿佛不这样，不足以表达悲痛之情。哭会传染，尤其在女人们中间，于是女人们个个哭述起来；她们的孩子见自己的奶奶或母亲伤心，也大哭起来。一时间水塘边这块小小的空地上，哭声震天。哭声惊动了池塘里的鸭子，它们想上岸上不了，被人围住了，只有嘎嘎叫着往池塘中间游，可池塘就那么小，而哭声那么大，于是它们只好在水里面转圈；只有那头老牛，用慈和的眼睛不解地看着周遭的人，依然平静地啃着草根，平静地反刍着。

柳镇的大能人卜百布就这么突然死了，真不应该！他的死对他自己的家庭，对柳镇许多家庭都是灾难，因为这就意味着柳镇三分之一家庭的“工资库”没有了！

早起时，下过一阵雨，下雨那会据说是卜百布坠楼时分。雨是好东西，又柔又软，它滋润万物，洗濯万物。瞧它把阳光洗的，又亮又干净！因为亮，就显



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些虚，显得矫揉。它透出树缝，一环环、一道道、一点点地散落下来，照得人脸上的表情、泪光分外真实。

真奇怪，卜百布宽阔黝黑抬头纹挺重的前额竟舒展得像一面镜子，让人看了心里直纳罕，怎么也不能把那张平和的脸那平和的额头和那经过修理的破碎身子连在一起看连在一起思考。

卜百布的老父亲卜小牛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得知消息的当下就昏死过去。他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大家不敢怠慢，赶紧把他往面包车上抬，一会儿车子就穿出镇子，往城里去了。卜百布的妻子柳贵珠神经比较坚强，她坚持验证完丈夫，又看完丈夫随身携带着的遗物，才昏死过去。卜百布的一儿一女卜飞鸣卜苇露都在学校上学，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柳镇中学，谁都没去告诉他们。不是不想，是不忍心。

柳镇上空那晚的炊烟，袅袅地飞扬着，有些滞重，仿佛浸染了一些村民的泪滴，也有某种伤心意味。

贵珠感觉到自己像一片羽毛似地飘起来，轻盈地飘起来。前面是一片温馨而甜蜜的红光，她朝那红光飘过去，或者说，那红光汲吸着她移去。那是一种没有重量的轻松；没了重量，仿佛就没了四肢、没了心、没了思维，自己变成薄薄的一片，细细的一条



——所以那种舒适和快意，也是说不出的。是男欢女爱时的那种感觉么？不是！是累极了，冲完澡，浑身适意，趴在绵软的床上，女儿用小手卖力地捶着揉着的那种感觉么？也不是！男欢女爱转瞬即逝；母女间通过那种方式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感觉里的快意（女儿的手那么小，她哪有多大的劲！）……真是说不出的，就觉得好！她多么愿意永远这么飘下去飘下去飘下去……

正好好地飘飞着，突然有人狠狠拽了她一把，拽得她头朝地脚朝天往下坠，那么出其不意和迅捷！在离地面尺把左右，她仿佛听见自己的头撞击坚硬的水泥地面发出的沉闷而又痛快的响声，撞击声处，头开了瓢，四处迸溅……她正纳闷着人的脑袋怎么可以像西瓜冬瓜南瓜那般脆弱、那般不堪一击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这可不是什么西瓜冬瓜南瓜啊，这是脑袋，是头！是舍不得让它撞碎的！于是，在撞击发生的一霎，她猛地抬起头来——她翻了个跟斗，头朝上脚朝下站在了地面；伴随这个跟斗，是一声如气功师发力时从胸腔引出的吼叫。

“贵珠，啊，她醒了，她醒过来了！”

她感到有杂乱的声音传来，是从深不见底的幽谷传来的；那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嘈杂，头嗡嗡鸣响——仿佛有人拿了铲子，把她的脑壳当了铁锅，在沙拉沙拉炒豆子。她睁了睁眼皮，眼皮像上了胶，粘得睁不开，她又使劲地把眼皮掀起，看到一堆黑压压的、丑陋歪斜的男人女人的头，向她瞪着怪异的、红红肿肿的眼睛；有一只手，还在狠掐着她的仁中……



她猛地把眼睛闭上。

刚才看到的那女人是谁？是她吗？千真万确，是她！是她往她滴血的胸口又扎上一刀！哦，她上哪儿去了？刚才还在手心里死死拽着呢！千万别让人家看见了，否则，就会把事情传来，比花粉在风中传播还快；尿盆子尿盆子就会扣他头上，影响到她和一双儿女。他死都死了，给他遮着盖着点吧……

手动了一动，硬硬的硌她。还在！照片覆了膜，可见死鬼对它的珍惜程度！上面的她，依然是戴着那副肉色眼镜，金色的链条在她雪白的尖削的下巴、在她雪白的脖子两边晃荡……苇露第一次见到她，就入迷，说这阿姨好斯文好有气质好有教养的样子耶。还迷眼镜上的那两根链条，悄悄对她说妈那肯定是纯金的，这年头正流行这个呢，撒娇也要买一副。女儿这个年龄，见到什么都稀奇，都说好！她没让买，多亏不让买！后来，知道了丈夫和那女人的事以后，她深有感触：斯文、有气质、有教养有什么用！照样做最无教养最无气质最辱斯文的事——困别人的男人；或者说，随便地让男人困。她贵珠一无气质二不斯文三教养也差得很远却从不做有损别人的事，更不做不知廉耻的事！可气的是，那个死鬼，一直瞒着她，把她的照片贴胸放着，连死也让她见证……那照片上的她寒着目光，嘴角瞧不起人地高高挑起，浅露细白的牙，一副嘲弄人的样子。我贵珠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我的眼毒，我一眼就把你们看穿了：她瞧不起你，笑话你呀，可你恨不得把她含着、捂着、揣着，恨不得把心肝肺都掏出来给她！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呀，那样的女人是露珠，太阳一出来就要蒸发的，尝过太阳光照就要走的，你永远永远搂不到怀里的！俗话说一把钥匙配一把锁。她不是你的锁。你的锁老天爷老早就给你配好了，你却硬了心肠丢了，不要了……天哪天哪，你一死了之，让我怎么过下去哇……

“阿珠阿珠，你哭出声来哪，哭出声来心里头就宽松了，哭啊，哭吧……”

“阿珠，珠，你哭哪。”

“哭啊……”

“哭啊……”

她渐渐分出那些人的声音：母亲的、婶子的、还有隔壁阿辉奶奶、阿辉他妈……可是她不愿意睁眼，真的不愿意。她需要这种闭上眼睛的黑暗。她害怕睁开眼睛看到的那种明晃晃的光，害怕看到亲人的眼神，别人的眼神。她要强了一辈子，从来都是她同情、帮助别人而不是别人同情、帮助她。碰到最难的事她也是捂着掖着躲着藏着，最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仅仅是在暗夜里叹息一声，默默地悄悄地把难事苦事看淡掉，然后拿出勇气和智慧化解掉，解决掉。尤其是刚结婚那会儿，由于父母反对，他们遭受了多少困难和磨难啊……

好象又有一批人进了屋，又有一批人走了。她能感觉到，能嗅到他们的气息，仿佛也能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为什么要守在我跟前，求求你们，让我静一静吧静一静吧！

她必须好好地想一想，理一理混乱颠倒的思绪。

他们说跌下去的时候是很意外的不知怎么就跌